

Colin Dexter

众灵之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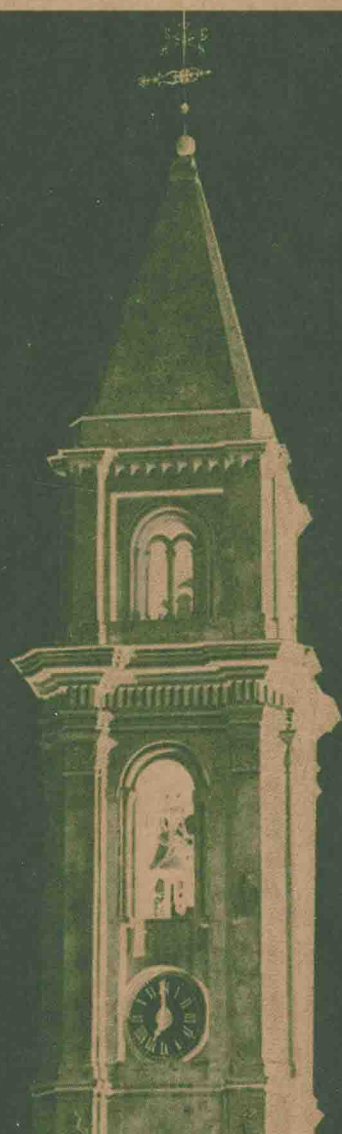
(英)柯林·德克斯特 著

徐晋 许懿达 译

Service of

All the Dead

莫尔斯探长系列④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众灵之祷

Service of All the Dead

(英) 柯林·德克斯特 著

徐晋 许懿达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SERVICE OF ALL THE DEAD
Copyright © Colin Dexter 1979
First published 1979 by Macmilla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众灵之祷 / (英) 德克斯特著; 徐晋, 许懿达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133-1635-4

I. ①众… II. ①德… ②徐… ③许…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6758 号



众灵之祷

(英) 柯林·德克斯特 著; 徐晋 许懿达 译

责任编辑: 王 欢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周伟伟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875

字 数: 129千字

版 次: 2014年12月第一版 2014年1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635-4

定 价: 30.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柯林·德克斯特

Colin Dexter 1930 —

德克斯特生于林肯郡的斯坦福德，就读于斯坦福德中学。完成了皇室通信兵团的服役期之后，他到剑桥大学基督学院攻读古典学，并于一九五八年获得荣誉硕士学位。毕业后，他在东米德兰兹郡开始了自己的教师生涯，一九六六年，他开始受到耳聋的困扰，不得不离开了教师岗位，接受了牛津大学地方考试院高级助理秘书官的职务——他后来一直担任这项职务，直到一九八八年退休。

德克斯特从一九七三年开始写推理小说，在一九七五年出版的《开往伍德斯托克的末班车》中，他把莫尔斯探长这一角色介绍给了世人。这位暴躁易怒的侦探醉心于填字游戏、英国文学、桶装鲜啤酒和瓦格纳的音乐，而这些其实就是德克斯特自己的嗜好。主人公莫尔斯探长是英国泰晤士河谷警察局的高级警官，工作地点位于牛津，年龄约五十多岁，单身。从社会政治角度看，莫尔斯探长是一个有趣而复杂的人物，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上世纪后半叶英国上层白人男性的形象。他智力超群，目光敏锐，充满自信，诙谐幽默，而与权力机关和上级的关系又若即若离，被视为最后一位“绅士侦探”。该系列描写的侦探故事主要发生在牛津，涉及大量牛津大学师生和牛津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牛津悠久的历史与独特的文化也渗透其中。小说描述的侦探故事对于了解上世纪下半叶英国中小城市的主要社会矛盾以及人民生活状况也有着重要价值。

三十三集电视连续剧《莫尔斯探长》从一九八七年上映至二〇〇一年，其成功也为德克斯特赢得了更多赞誉。牛津市与牛津大学一直把莫尔斯探长系列当做重要的旅游卖点。在牛津有专门以莫尔斯探长为主题的旅游项目，在欧美各国旅游者中很受欢迎。同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一样，德克斯特在绝大多数剧集里都友情客串过。最近，独立电视台的二十集新连续剧《刘易斯》描写的就是他在莫尔斯探长系列里创造的身强体健的刘易斯警探（现在已经是探长）这一角色。同《莫尔斯探长》里一样，德克斯特在其中客串了一个把紫罗兰花递给探长的人。

德克斯特多次受到英国推理作家协会嘉奖：一九七九年的《众灵之祷》和一九八一年的《耶利哥的亡灵》为他赢得了两座银匕首奖；一九八九年的《妇人之死》和一九九二年的《林间道路》为他赢得了两座金匕首奖；一九九七年，他荣获钻石匕首终身成就奖。一九九六年，短篇小说《伊文思参加普通证书考试》为他赢得了麦卡维提奖。一九八〇年，他当选为仅限邀请侦探协会的成员。

在侦探小说史上，柯林·德克斯特与雷吉纳德·希尔和彼得·拉弗希齐名，被誉为“英国古典推理三大巨匠”。“莫尔斯探长”系列是继福尔摩斯探案系列之后最成功的一套英国侦探小说，同时在美国也享有盛名。一九九〇年，英国侦探小说家协会（CWA）的会员对福尔摩斯之外的所有英国侦探进行投票，莫尔斯探长当选为“最受喜爱的侦探”。二〇〇〇年，德克斯特凭借在文学领域的贡献荣获大英帝国勋章。

二〇〇一年九月，林肯大学授予德克斯特荣誉文学博士学位——这项高等学位通常授予那些学术成就突出或者拥有其他功绩的人。

• 作者像拍摄者为 Niall O'Leary/Millennium Images。

柯林·德克斯特主要作品

- | | |
|------|---|
| 1975 | Last Bus to Woodstock |
| 1976 | Last Seen Wearing |
| 1977 | The Silent World of Nicholas Quinn |
| 1979 | Service of All the Dead |
| 1981 | The Dead of Jericho |
| 1983 | The Riddle of the Third Mile |
| 1986 | The Secret of Annexe 3 |
| 1989 | The Wench is Dead |
| 1991 | The Jewel That Was Ours |
| 1992 | The Way Through the Woods |
| 1993 | The Inside Story |
| 1993 | Neighbourhood Watch |
| 1993 | Morse's Greatest Mystery |
| 1994 | The Daughters of Cain |
| 1996 | Death is Now My Neighbour |
| 1999 | The Remorseful Day |
| 2010 | Cracking Cryptic Crosswords — a Guide to Solving Cryptic Crosswords |

目 录

1	编年记第一卷
37	编年记第二卷
227	鲁思之书
245	启示录

编年记第一卷 ——

1

莱昂内尔·劳森牧师与最后离开老教堂的艾米丽·沃尔什－阿特金斯夫人轻轻地握了手，夫人纤细的手上戴着光滑的手套。劳森牧师知道自己身后的长凳上已经空无一人。星期天的礼拜都是这样：其他衣着光鲜的女士交头接耳地谈论宴会和夏季凉帽，风琴手演奏乐曲终章，脱下长袍的唱诗班少年把圆领T恤塞进喇叭裤里，这个时候，沃尔什－阿特金斯夫人总会跪在祭台前面再祷告几分钟，这种对万能上帝的虔诚甚至在劳森牧师看来都略微有些夸张。

然而劳森非常清楚，这位老夫人有太多需要感谢上帝的东西。她虽然已经八十一岁高龄，看东西有些模糊，但是仍旧体态轻盈，思维敏捷，足以让人羡慕。她的家在牛津北部，是一幢典型的上流社会老年贵妇居住的房子，高大的栅栏和枞树把房子同尘世的喧嚣隔离开来。客厅的前窗涂着考究的银漆，散发出淡淡的熏衣草香味，从这里眺望出去，园丁精心照料的小径和草坪一览无余，社区工人每天早上都会

悄悄拾起年轻人随地乱扔的可口可乐易拉罐、牛奶瓶和薯片袋，沃尔什－阿特金斯夫人觉得，这些举止怪异、堕落不堪的年轻人根本没有资格在街上走路，更不用说混迹于她深爱的牛津北部的街上。这幢房子的租金极其昂贵，但是沃尔什－阿特金斯夫人从不缺钱，每个星期天的早晨，她都会把一张五英镑的纸币折好，用褐色的信封小心地装起来，然后轻轻放在教堂的奉献盘上。

“牧师，谢谢您的教导。”

“上帝保佑您！”

十年前，劳森被任命为圣弗里德斯维德教区的牧师，从那时起，这段简短的对话就没有丝毫改变，但是这种对话在牧师和教民之间根本算不上什么交流。劳森牧师刚开始任职的时候，对于夫人所说的“教导”隐约感到不安，因为他觉得自己在诵读经文篇章的时候从来没有什么特别的传道热情，上帝让他这样一个倾向高教会派^①的人做这种电报式布道是个不恰当的安排，甚至让他有些反感。不过，无论劳森牧师说什么，沃尔什－阿特金斯夫人都像听到他吟唱天堂之声一样，每个星期天的早晨，她都会向这位不容置疑的福音信使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完全出于偶然，劳森牧师在自己的第一次礼拜之后就想到了“上帝保佑您”这句简单的话，今天，沃尔什－阿特金斯夫人又像往常一样把这句充满魔力的话和自己的《公祷书》^②一起紧紧抱在胸前，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到圣贾尔斯路上，一直为她开车的出租车司机机会在殉教者纪念碑^③旁边狭窄的停车带上等她。

①高教会派（High Church），圣公会的教派，在信仰和礼仪方面与天主教最为相似。

②公祷书（*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圣公会的祈祷用书，是圣公会信仰的重要特征。

③殉教者纪念碑（Martyrs' Memorial），位于圣贾尔斯路南端，为纪念十六世纪在牛津殉教的三位主教而建。

圣弗里德斯维德的牧师扫视了一眼炎热的街头。他不需要在这里久留，但奇怪的是，他好像不愿回到阴暗的教堂里。十几个日本游客沿着对面的人行道漫步，身材矮小、戴着眼镜的导游断断续续地哼唱着这座城市古老的魅力，直到这队游客闲逛到电影院门口，他唱歌的音节还能听得见，电影院老板正在自豪地向客人推荐欣赏欧洲式换妻游戏的机会。当然劳森对这种露骨的描述毫无兴致：他的心思在其他事情上。他从肩膀上小心取下白绸衬里的兜帽（剑桥大学文学硕士的象征），转身望着卡尔法克斯，那里的公牛酒吧已经开门营业了。不过酒吧对他也没有多大的吸引力。当然，他在某些宗教仪式上也会偶尔喝点甜雪利酒；然而天使长最后吹响号角的时候^①，如果劳森的灵魂会受到任何责罚，那么肯定也不是因为酗酒。劳森不想弄乱细心梳理的分头，他把长长的白法衣提过头顶，慢慢踱进教堂。

风琴师保罗·默里斯先生已经演奏到最后几节，劳森听出那是莫扎特的曲子，除他之外，教堂主厅里只剩下布伦达·约瑟夫斯夫人。这位风韵犹存的女士有三十四五岁——不会超过四十岁，她穿着一件绿色的无袖连衣裙，坐在教堂的后面，裸露在外的黝黑手臂搭在长椅背上，指尖轻轻抚摸着光滑的椅子表面。劳森从旁边走过的时候，她微笑致意；劳森微微点了一下油光发亮的头，有些随意地表示祝福。两个人在布道之前已经正式问候过，现在似乎都不想继续先前例行公事般的交谈。回到祭衣室^②之前，劳森稍微停留了一下，把一个松脱的跪垫重新挂到长椅脚下，这个时候，他听到风琴那侧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可能有些太吵闹？有些太匆忙？

①《新约·启示录》记载，世界末日到来时，会有七位天使依次吹响号角，人的灵魂接受最后审判。

②祭衣室（vestry），教堂里牧师更换祭衣的房间，同时也存放一些礼拜物件。

劳森走进祭衣室的时候，帘子突然拉开，一个头发姜黄、满脸雀斑的孩子险些和他撞了个满怀。

“慢点，孩子。慢点！这么急着干吗？”

“对不起，先生。我只是忘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右手抓着一管吃了一半的水果软糖，然后偷偷藏到背后。

“希望你没有在我布道的时候吃？”

“没有，先生。”

“不是说你吃了，我就一定要责备你。我的布道有时候有点乏味，你觉得呢？”劳森严师般的口吻变得柔和起来，他拉着男孩的手，轻轻抚摸他的头发。

彼得·默里斯是风琴师的独子，他抬头望着劳森，小心地咧嘴笑了笑，声音很轻。他完全没有察觉到牧师语气的细微变化；不过他明白现在没事了，于是沿着座椅的后排跑开了。

“彼得！”孩子赶紧停下脚步，环顾四周，“要我跟你说多少次？不要在教堂里面跑！”

“是的，先生。呃——我是说，我不跑，先生”。

“不要忘了合唱团下星期六的郊游。”

“当然不会，先生”。

劳森注意到，之前，彼得的父亲保罗·默里斯和布伦达·约瑟夫斯正在北侧的门廊里窃窃私语，但是现在他已经跟着儿子悄悄溜出了门，布伦达好像正在庄重地注视着圣洗池^①：一三四五年落成，简明旅游指南将其视为“值得关注的景物”之一。劳森转过身，走进祭衣室。

哈里·约瑟夫斯是教堂的管理员，他已经快要收拾妥当。每次礼

① 圣洗池（font），教堂里的大型石制碗状容器，用于盛放洗礼所用的圣水。

拜之后，他都会在教堂登记簿的相应日期后面记下两组数字：首先，会众的人数，精确到五个人；其次，献祭盘中的钱数，精确计算到最后半便士。从大部分计算结果来看，圣弗里德斯维德教堂可以算作颇为兴旺的机构。信徒主要是社区里的富人，大学放假的时候，教堂里甚至可以坐满一半。因此，教堂管理员要计算这笔钱的总数，然后由牧师亲自核对，再汇入教会在高街上的巴克莱银行开设的第一账户，这当然不是小数目。上午的收入按照面额放在祭衣室劳森的写字台里：一张五英镑钞票，大约十五张一英镑钞票，二十余个五十便士的硬币，还有其他一些小面额的硬币，这笔钱整齐地堆放在那里，金额一目了然。

“今天又有甚多会众，哈里。”“甚多”是劳森最喜欢使用的词。虽然神学界对上帝是否有很大兴趣清点礼拜人数这个问题一直有些争议，但是在世俗的意义上，只要布道的对象至少在数量上颇为强大，就值得欢欣鼓舞；而且“甚多”似乎是个恰当的中性词，可以模糊“多”和“神”之间的区别，前者是纯粹的算数统计，后者是更有灵性的计算结果。

哈里点点头，起身让劳森进来。“如果您愿意，先生，可以尽快核对一下金额。我算出来今天的会众有一百三十五人，捐献一共有五十七英镑十二便士。”

“今天没有给半个便士的吧，哈里？我想唱诗班的某些孩子应该已经牢记我的话了。”他像银行职员那样熟练灵巧地迅速点清了英镑纸币，然后用手指数过那堆硬币，就像是在坚振圣事^①上摩顶的主教。清点的数目丝毫不差。

^①坚振圣事（Confirmation），圣公会的礼仪之一，象征人通过洗礼与上帝建立的关系获得巩固。

“说不定哪天，哈里，你想让我吃惊，然后点错数目。”

约瑟夫斯猛然扭过头，盯着劳森的脸，牧师正在教堂登记薄的右边一栏签下自己的名字，脸上的表情温和而亲切。

牧师和管理员一起把钱放在古老的亨特利和帕尔默^①饼干罐里。它看起来不像什么伟大财富的金库，但是教会最近一次开会讨论安全问题的时候，没有人提出更好的建议，当然，有人认为他们可以换一个类似的年代稍新的罐子，这样人们就会更加坚信，这个放在约瑟夫斯后面的敞口容器里装的不是什么贵重东西，只不过是上次联谊会上吃剩下的几块生姜饼干或者竹芋饼干。

“那么，我先走了，牧师。我的妻子一直在等我。”

劳森点点头，看着管理员离开。是的，布伦达·约瑟夫斯在等她的丈夫，她必须等。六个月之前，哈里因为醉酒驾驶被判有罪，就是因为有劳森的求情，地方治安官才会相对仁慈地轻判他五十英镑罚款和吊销执照一年。约瑟夫斯一家住在沃尔福库特村，在市中心北面三英里左右，星期天往返其间的公共汽车比献祭盘上的五英镑钞票还要稀少。

祭衣室的窗口在教堂南侧，劳森坐在办公桌前，茫然凝视着窗外的墓地，风化的灰色墓碑东倒西歪、摇摇欲坠，模糊的碑文早已长满青苔，或者被几百年的风雨磨蚀殆尽。他满脸愁容，忧心忡忡，这是因为今天早上的献祭盘里本来应当有两张五英镑钞票。不过，或许这是因为沃尔什－阿特金斯夫人终于用光了自己储备的五英镑纸币，只好在献祭盘里放了五张一英镑纸币？但是，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她第一次这么做——这些年的第一次。不会。还有一种更可能发生的情

^①亨特利和帕尔默（Huntley & Palmer），英国一家历史悠久的饼干制造商，成立于一八二二年。

况，这种情况让劳森非常不安。但是还有极小的可能是他弄错了。“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① 不要论断——至少等到证据确凿的时候。他掏出钱包，从里面拿出一张纸条，当天上午早些时候，他在上面记下一张五英镑的钞票的序列号，把钞票密封在棕色的信封里，然后放在献祭盘里。然而就在两三分钟之前，他还检查了哈里·约瑟夫斯放在饼干罐里的那张五英镑纸币的最后三位数字：不是他早先记下的数字。

好几个星期以来，劳森都在怀疑这种事情，现在他已经得到证据了。他知道自己应该当场让约瑟夫斯把口袋掏出来：这是他作为牧师和朋友（朋友？）的责任，约瑟夫斯身上某个地方肯定能找到刚从奉献金里偷来的五英镑纸币。最后，劳森低着头，盯着一直握在手里的纸条，读着上面写的序列号：AN50 405546。他缓缓抬起头，再次凝望着墓地。天空突然乌云密布，半小时之后，他走到自己圣艾比斯街牧师住宅的时候，空气中仿佛可以闻到大雨的气息。就像有人关闭了太阳的电源。

^① 出自《新约·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句。

2

虽然哈里·约瑟夫斯还在假装熟睡，但他已经听到妻子不到七点就起床的动静，而且能猜到她的每一步动作。她在睡袍外面套上长罩衫，走到厨房，灌满开水壶，然后坐在桌前，抽今天的第一根烟。两三个月之前，布伦达又开始吸烟了，哈里相当反感。她的呼吸带着混浊的气息，塞满烟头的烟灰缸也让他感到非常恶心。人们在烦恼或者紧张的时候才会拼命抽烟，不是吗？香烟真的是毒品，就像大口吃阿司匹林，大瓶喝酒，花大笔钱赌马……他翻了个身，趴在枕头上，烦心事再次淹没了大脑。

“茶。”她轻推他的肩膀，把茶杯放在他们两张床中间的床头柜上。

约瑟夫斯点点头，咕哝了一声，然后翻过身来，望着自己的妻子站在梳妆台前，慢慢从头顶脱下睡衣。她臀部周围现在有发福松弛的迹象，不过腿形仍然优雅，胸部饱满而结实。但是她在镜子面前短暂裸体的时候，约瑟夫斯并没有正视她。过去几个月，每当他注视她身